外国文学作品选

郑敬畴　谷祥云　主编

（下）

安徽教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0/19

外国文学作品选

学院图书
藏书专用章

I11
3012

主编：郑敏畴　谷祥云

（下）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下　册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7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7,500
ISBN7-5336-0953-0/G·1404
定价：5.44元

目　录

果戈理……1
外套（节选）……2
屠格涅夫……14
父与子（节选）……15
车尔尼雪夫斯基……23
怎么办？（节选）……24
鲍狄埃……33
国际歌……34
左拉……41
萌芽（节选）……42
都德……54
柏林之围（节选）……55
莫泊桑……62
羊脂球（节选）……63
罗曼·罗兰……74
约翰·克利斯朵夫（节选）……75
王尔德……85
快乐王子（节选）……86
哈代……95
德伯家的苔丝（节选）……96
萧伯纳……108
巴巴娜少校（节选）……109
易卜生……119

玩偶之家（节选）…… 120
陀思妥耶夫斯基…… 131
罪与罚（节选）…… 132
列夫·托尔斯泰…… 143
安娜·卡列尼娜（节选）…… 145
复活（节选）…… 150
契诃夫…… 159
樱桃园（节选）…… 161
马克·吐温…… 171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节选）…… 172
欧·亨利…… 186
麦琪的礼物（节选）…… 187
德莱塞…… 196
美国的悲剧（节选）…… 197
高尔基…… 209
母亲（节选）…… 211
马雅可夫斯基…… 227
列宁（节选）…… 228
开会迷…… 233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24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241
法捷耶夫…… 250
毁灭（节选）…… 251
肖洛霍夫…… 263
静静的顿河（节选）…… 264
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269
伏契克…… 280
绞刑架下的报告（节选）…… 281

需要更多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卡夫卡…… 287
变形记（节选）…… 288
乔伊斯…… 300
尤利西斯（节选）…… 301
海明威…… 315
老人与海（节选）…… 316
帕斯捷尔纳克…… 327
日瓦戈医生（节选）…… 328
圣经·旧约…… 338
圣经·旧约（节选）…… 339
一千零一夜…… 348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节选）…… 349
紫式部…… 355
源氏物语（节选）…… 355
迦梨陀娑…… 368
沙恭达罗（节选）…… 369
萨迪…… 379
蔷薇园（节选）…… 380
夏目漱石…… 389
我是猫（节选）…… 390
泰戈尔…… 399
戈拉（节选）…… 400
吉檀迦利（节选）…… 404
生辰集（节选）…… 410
小林多喜二…… 418
为党生活的人（节选）…… 419
普列姆昌德…… 431
神庙…… 432

盐井荣…… 444
我的百花故事（节选）…… 445

果戈理

【作家及作品简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出生于乌克兰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地主家庭，他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大大加强了当时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形成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即“自然派”，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果戈理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1831—1832年，他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小说集一出来，即赢得普希金等著名诗人的好评，使他誉满文坛。这本集子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以浓郁的浪漫主义笔调，描绘了乌克兰农村的风尚人情和热爱自由的青年人的纯洁爱情，通过机智俏皮的幽默，嘲笑了一些畸形的丑恶现象。1835年，他出版了《密尔格拉得》和收有《狂人日记》等几篇小说的《小品集》，作品广泛地描写了城乡生活的画面，揭露了地主贵族的腐朽，辛辣地嘲笑了他们的卑劣灵魂，愤怒地谴责了专横残酷的政府“要人”，并满怀同情地揭示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这标明果戈理已从一个幽默作家转变成为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作家。1835年底，果戈理创作了著名喜剧《钦差大臣》；此后陆续写成短篇《鼻子》、《马车》、《罗马》、《外套》，并与《小品集》中的《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合集为《彼得堡的故事》。1842年5月《死魂灵》（第一部）问世，作家以圆熟的讽刺技巧，辛辣无比地嘲讽和鞭笞了地主、贵族、官僚以及官僚等级制度，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农奴制的反动性及其在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发展的局面下走向解体的真实情景。

《外套》等使他赢得了“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的崇高声誉；《钦差大臣》奠定了他在俄国戏剧史上的地位；《死魂灵》（第一部）的出版是果戈理创作的高峰，集中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自然派”的基本特征，使他建立了不朽的“批判倾向的功勋”。此后，一大批俄国优秀作家正是沿着果戈理所开创的道路前进的。

果戈理在其生活的后期，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危机。在反动的社会舆论和保守的朋友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日趋反动，1846年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集》，公开表示要维护专制农奴制度和封建宗教。在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他创作的表现俄罗斯地主阶级英雄的《死魂灵》（第二部）终于由他亲手焚毁。

【作品选】

外套（节选）

在部里……但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一部好些。再没有比各种部，团，办事处，总之一句话，再没有比各种公务员更容易闹脾气的了。现在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认为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据说，最近有一个县警察局长，不记得是哪一县的了，递了一张呈文，呈文里明明白白写道：国家法纪濒于危殆，他的神圣的官名随便让人糟踏。作为证据，他把厚厚一大卷传奇裨史添附在呈文后面，每隔十页就有一个县警察局长出现，有些地方还写他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为了避免引起不愉快起见，我们不如把这里所要讲到的部叫作某部。这样，在某部里，有某一官员当过差，这官员不能算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矮矮的身材，有几颗麻

子，头发有点发红，甚至眼睛也像有点迷糊，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脸色使人疑心他患痔疮……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彼得堡气候的不是。至于说到官衔（因为我们这儿开宗明义就得说明官衔），那么，他是所谓一辈子的九品文官，大家知道，有着欺凌不会咬人的人值得赞美的习惯的各式各样作家们，对这些人是不惜尽情加以嘲弄和奚落的。这官员姓巴施马奇金。光瞧这个字，就知道原来是从巴施马克（俄文的“鞋”）变来的；可是它在哪一年，什么时候，怎么样从巴施马克变来的，可就无从查考了。……

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忠于职守的人。说他热心服务，还嫌说得轻了；不，他简直是怀着爱心服务。他在抄写中看到了一片变化多端和赏心悦目的世界。愉快之情流露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一写到它们，他就神魂颠倒起来：又是笑，又是眨巴眼睛，又是牵动嘴唇，因此一看他的脸，仿佛就可以猜出他笔下描出的每一个字母。如果按照他的勤奋行赏的话，连他自己都要吃惊，说不定他会当上五品文官的；可是，正像他的刻薄的同事们说的，他却挣得了两袖清风，一身毛病。然而也不能说，对他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注意。有一个部长是个好人，想酬谢一下他长年的职务，于是吩咐给他些比普通抄写重要些的事情做；就是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草拟一封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门；事情是只须换一换上款，再把几处动词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就行了。这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弄得浑身是汗，他擦着额上的汗珠，终于说：“不行，还是让我抄写点什么吧。”从此以后，人家就永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除了抄写以外，仿佛什么东西对他都不存在似的。他压根儿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衣着．他的制服不是绿的，而是一种红褐带灰色的。……

这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到非做新外套不可，心里凉了半截。真的，这可怎么办呢？指望什么，用什么钱来做新

的呢？当然，一部分可以指望将来的节赏，可是这笔钱早就顶了别的窟窿了。得做一条新裤子，付清鞋匠给旧靴子换新靴面的一笔旧账，还得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形诸笔墨的内衣，总而言之，所有的钱全要花光，即使部长大发慈悲，不是给四十卢布的赏金，而是给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也还是剩下寥寥无几，用来做外套，那真是沧海中的一粟罢了。……

……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怀着过节般的心情向前走去。他一分一秒都感觉到他的肩膀上有一件新外套，有几次甚至由于内心的愉快笑了起来。这实在有两种好处：一来暖和，二来好看。他没觉着怎么走，就已经来到了部里。他在门房里脱下外套，前前后后把它看了个够，拜托看门的费神特别照看一下。不知怎么一来，部里忽然大家都知道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了一件新外套，长衫已经不复存在。大家立刻跑到门房里来看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大家恭喜他，祝贺他，起先他只是笑，后来甚至害起臊来。当大家拥到他跟前，对他说穿新外套得请大伙儿喝酒，至少也得招待一次晚会的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回答什么，该怎样推托。……

在远处，天知道什么地方，有一个岗亭闪动着一星微光，这岗亭看来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似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一股子高兴劲，一到这儿不知怎么就大大地减少了。他怀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走到广场上，仿佛他的心早已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似的。他往后，又往左右瞧了瞧：周围简直是一片茫茫大海。“不，最好还是别瞧，”他想道，闭着眼睛一直走去，当他睁开眼睛想知道广场是不是快走完的时候，忽然看见在他面前，几乎就在他鼻子跟前，站着几个满脸胡子的家伙，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摸不清。他两眼发花，心里砰砰直跳。“这不是我的外套吗！”其中一个人抓住他的领子，用打雷似的声音说。亚卡基·亚卡基耶

童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维奇正打算呼救，另外一个家伙把一只有他老人家脑袋那么大的拳头往他下巴颏上一顶，补添上一句："你敢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只感觉到有人从他身上把外套剥掉，用膝盖拐了他一下，他就仰面朝天跌倒在雪地上，此外再也不感觉什么了。过了几分钟，他醒过来，站了起来，可是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觉得旷野里冷得很，外套也没有了，就喊叫起来，可是声音似乎很不愿意达到广场的尽头。他绝望了，但还是不停地喊叫着，越过广场一直向岗亭奔去，岗亭旁边站着一个岗警，倚着戟，仿佛好奇地在张望着，想知道是个什么家伙叫喊着远远的向他跑过来。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跑到他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说他尽顾睡觉，什么事也不管，也不看见拦路抢劫。岗警回答，他没有看见什么，只看见两个人在广场中间把他喊住了，他还以为是他的朋友哩；他叫他不必谩骂，还是明天找巡长去，巡长会找到抢外套的人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狼狈不堪地跑回家里。鬓角和后脑勺上仅有几根稀疏的头发完全蓬乱了；两肋、胸口、整条裤子都沾满了雪。房东老太婆听见一阵可怕的敲门声，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只有一只脚趿了鞋子就跑出来开门，由于羞怯，一只手在胸口按着衬衣；可是，开了门，看见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这副光景，不禁倒退了几步。他把事情始末讲明之后，她急得直甩手，说应该直接去见警察局长；说是巡长说话不算话，答应了人家的事一回头就不管了，最好直接去见警察局长；说是她还跟他相熟，因为一个芬兰女人安娜，从前在她家里当过女厨子的，现在到警察局长家里当保姆去了；说是当他经过她家门口时，她常常看见他本人；又说他每星期到教堂里去，一边祷告，一边快乐地望着大家；因此，从一切迹象上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好人。听完这样的意见，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至于他这一夜是怎样挨过去的，凡是稍微肯替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的人就很容易想像得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

去见警察局长；但人家回复他局长在睡觉；他十点钟去——又说在睡觉；他十一点钟去——说是局长已经出门；吃饭的时候再去——可是，接待室里的书记们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一定要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公事，什么要务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生平第一次想发点脾气了，斩钉截铁地说他要亲自见局长本人，说他们不敢不放他进去，他是为了一件公事从部里来的，他只要告他们一状，他们就会知道他的厉害。书记们对这些话一点也不敢反驳，其中一个人就去请警察局长出来。警察局长听取外套被劫这件事的态度很有点古怪。他不注意事情的要点，反而盘问起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来：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到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去了？问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羞愧无地，也没有弄清外套一案会不会得到适当的处理，就从那儿走了出来。这一整天他都没有去办公（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满脸苍白，穿着那件变得更加凄惨的古旧的长衫出现了。外套被劫的故事毕竟感动了许多人，虽然还有些官员即使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也不肯放过机会嘲笑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大家立刻决定给他募款，可是只募到了很少一点钱，因为官员们即使没有这件事也已经有很多意外的开支，例如认购部长的肖像，响应科长的建议订购一本什么书，这位科长就是作者的朋友，——所以数目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便是来见这样一个要人，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时候，对于自己很不适合而对于要人却很适合的时候来见他。要人正在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跟一个最近才到的老朋友，一个多年不见的儿时的伙伴谈话。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个巴施马奇金要见他。他轻率地问了声："是个什么样的人？"回复道："一个官员。""啊！叫他等一等，现在没有工夫。"这儿得交代一下，要人扯了个天大的谎：他是有工夫的，他跟朋友早已什么都谈到了，已经在谈话中间夹杂着长久的沉

默，只是轻轻地彼此拍拍大腿，说道："是吧，伊凡·亚勃拉莫维奇！""是呀，斯捷潘·瓦尔拉莫维奇！"可是尽管如此，他却还是让那官员等着，以便向他的朋友，一个赋闲已久，久居在乡间的人证明，官员们得在他的前厅等上多少时候。最后，话谈够了，尤其是沉默得厌烦了，坐在设有能折叠过去的靠背的十分舒适的安乐椅里吸完一支雪茄，这才好像忽然记起来似的，对一个拿着报告文件站在门口的秘书说："噢，仿佛还有个官员在那儿等着；告诉他可以进来了。"他一看见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谦卑的样子和他那身旧制服，就突然对他说："您有什么事？"声音轻率而强硬，那是他还没有得到现在的地位和将军头衔的一星期之前，特地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对着镜子预先学会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早已不寒而栗，有点张皇失措起来，费了很大的力气转动着他那不灵活的舌头，并且比平时加上了更多的小品词"那个"，解释道：有一件崭新的外套，现在被人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抢去了，他来求见他，是希望他草拟个公文，想法子那个，跟警察总监或者别的什么人交涉一下，好把外套找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将军觉得这种做法太放肆了。……

怎样从楼梯上下来，怎样走到街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一点也不记得了。他的手脚都麻木了。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被一位将军申斥过，并且还是一个陌生的将军。他张大嘴，辨不清人行道的高低，在遍街呼啸的暴风雪中走去；风，按照彼得堡的惯例，从所有的胡同，四面八方向他吹来。转瞬间就吹得他扁桃腺发起炎来，等到他勉强走回家里，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喉咙全肿了，倒在床上。一顿好骂有时竟是这样厉害啊！第二天他发了高烧。由于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帮助，病情进展得比预期的更快，当医生赶到的时候，摸了摸脉门，除了开一张敷药的方子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连这也只是为了让病人不致于受不到医术的恩惠罢了；然而立刻又宣布，顶多再过

一天半，非完蛋不可。然后他对房东太太说："老太太，您不必白操心了，现在就给他预备一口松木棺材吧，因为橡木的他买不起。"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没有听见这些在他是致命的话，如果听见了，这些话有没有对他发生惊心动魄的影响，他有没有惋惜他的薄命的一生——这都无从知道，因为他一直在说胡话和发热。一幅更比一幅奇怪的景象不断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忽而看见彼得罗维奇，向彼得罗维奇定做了一件置有捉贼的机关的外套，他老觉得贼就躲在他床底下，并且时时刻刻叫房东太太把贼从他的被窝里拖出来；忽而问人家为什么把旧长衫挂在他面前，说他原是有一件新外套的；忽而觉得他站在将军的面前，一边谨听严厉的训斥，一边喏喏连声地说：我错了，大人；最后，忽而撒野骂起街来，用了一些最难听的字眼，使房东老太婆甚至画了十字，她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尤其这些字眼是直接紧跟在"大人"这个字后面的。再往后，他完全胡言乱语起来，叫人一点也听不明白了；只知道这些杂乱无章的胡话和思想，翻来复去总离不了那件外套。最后，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咽了气。无论是他的房间或者他的物件，都没有封存起来，因为一来没有承继人，二来剩下的遗产很少，不过是：一束鹅毛笔，一帖公家的白纸，三双袜子，两三颗裤子上脱落下来的钮扣和那件读者已经熟知的长衫。谁得了这一切东西，只有天知道。老实说，连讲这个故事的人对这也不感觉兴趣。人们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抬了出去，埋掉了。于是彼得堡就没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仿佛彼得堡从来就不会有过他这个人似的。一个谁都不保护、不被任何人所宝贵、任何人都不觉得有趣、甚至连不放过把普通的苍蝇用钉子穿起来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察看的自然观察家都不屑加以一顾的生物，消失了，隐没了；这个生物顺从地忍受公务员们的嘲笑，没有做过任何非凡的事业就进了坟墓，然而无论如何，在他生命快结束之前，一个光辉的访客曾经

借外套的形式闪现了一下，刹那间使他可怜的生命活跃起来，后来灾祸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正像降临到帝王和世间的统治者头上一样……他死后过了几天，部里派了一个看门的到他家里来，带着叫他立刻去办公的命令：说是长官要他去；可是，看门的不得不一无所得地回去，报告他不能再来了，对于质问“为什么？”是这样答复的：“就因为他已经死了，大前天把他埋掉的。”这样，部里的人才知道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死讯，第二天在他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个新的官员，个子高得多，写的字母已经不是直体，却偏得多，歪斜得多。

可是谁会想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到这儿还没有完结，他注定死后还得轰动几天，好像补偿他默默无闻的一生似的。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于是我们可怜的故事就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荒诞无稽的结局。忽然谣言传遍了彼得堡，说是在卡林金桥畔和附近一带地方，一到晚上，就有一个官员模样的死人出现，在寻找一件被劫的外套，并且以外套失窃为借口，不问官职和身份，从一切人的肩上剥掉各种外套，不管是猫皮的、海狸皮的、棉絮的、貉皮的、狐皮的、熊皮的，总而言之，剥掉凡是人们想得出用来遮盖自己的皮肉的各式各样的毛革和柔皮。部里的一个官员亲眼看见过那个死人，立刻就认出他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可是，这把他吓坏了，他拚命地往前跑，因此没来得及瞧仔细，只看见那个人远远的用手指威胁他。状子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递上去，说是由于夜晚外套的被剥，尽是九品文官倒也罢了，连一些七品文官的脊梁和肩膀，也都不免有受凉的危险。警察局下了命令，不管死活，无论如何得把死人逮捕归案，严加惩罚，以诫其余……

——选自《果戈理小说戏剧选》，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选文导读】

《死魂灵》的书名有着双重的含意：它既指“死农奴”，也指那些行尸走肉般的农奴主们有着“死的灵魂”。这部作品，叙述了乞乞科夫走访多位农奴主，购买死农奴名单，打算去救济局抵押，企图发大财的故事。乞乞科夫唯利是图、诡计多端，是个从没落贵族过渡到新兴资产者的典型形象。小说中还塑造了五位农奴主的形象：有高雅甜腻、懒散寄生的玛尼洛夫，愚昧胆怯、保守贪财的女农奴主科罗蝠奇加，撒野放荡、流氓恶棍式的罗士特莱夫，狡诈吝啬、贪婪饕餮的梭巴开维支和集农奴主罪恶之大成的泼留希金。泼留希金的形象最令读者震惊：贪婪使他偷人东西，吝啬使他六亲不认，残忍使他饿死农奴，堕落使他不男不女，腐朽使他变成“人的灰堆”——人中的垃圾。他是世间的活鬼，也是欧洲文学中著名的吝啬鬼形象之一。作者通过这些形象，表现了农奴主的罪恶，暴露了农奴主的反动，批判了农奴制的黑暗腐朽。

《钦差大臣》是著名的讽刺喜剧，主人公是一个在彼得堡当过差、出入于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柯夫，他在回乡途中因盘缠用尽而困于旅店。正在这时，市内盛传钦差大臣将临。沉浮宦海多年、一贯贪赃枉法的市长深恐钦差大臣微服私访，劣迹败露，遂将赫列斯达柯夫误认为钦差大臣，殷勤款待并献上妻女；诸官吏亦个个诚惶诚恐，争相贿赂。赫则假戏真唱，将错就错，然后悄然离去。最后，真钦差驾到，真相大白。全剧以众官员的“哑场”结束。该剧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主要矛盾——官僚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喜剧，并以典型生动的形象、紧张朴素的情节、深刻犀利的讽刺笔触，跃居当时世界剧坛的前列。

小说《外套》的主人公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巴施马奇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